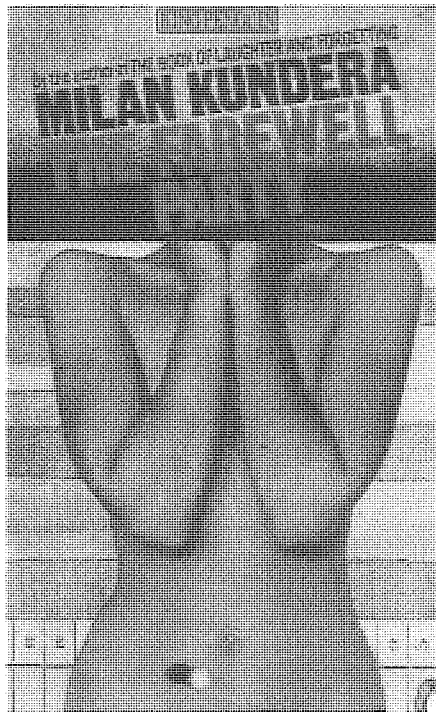


荒原上甚麼事都會發生 ——漫議《為了告別的聚會》

◎ 康正果



Milan Kundera: *The Farewell Par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84).

艾略特式的荒原

故事發生在捷克邊境附近的小鎮上。那是一個「伯利恆似的和平環境」，由於流蕩着生命之源的泉水而成為療養勝地，許多不孕的女人為獲得生育的能力，都來到鎮上接受醫療的施洗。其時秋色正濃，藍天和月夜也很迷人，可惜在如此優美的自然環境內，鎮上的生活氛圍卻隱隱約約令人聯想到艾略特 (T.S. Eliot) 式的荒原。

當然，這裏並沒有患病的漁王在統治，它的土地也未受到神秘的詛咒，更毋需預言中的騎士來完成拯救的任務。這裏完全是一個世俗化的世界，即一個沒有宗教意義的世界。作者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並沒有在他的故事中派一個牧師模樣的人物出來佈道，他知道那是杯水車薪的徒勞，而且他向來把此類舉動視為媚俗。但是，

透過小說中很多插科打諢的對話和閃爍其詞的暗示，我們還是能夠感覺到，他在小說的字裏行間佈下了散發着福音書氣味的疑陣。正是在這一系列荒誕的並置、對比中，昆德拉揮灑戲謔的筆墨，讓我們直面了一個被政治毒化的社會中人的存在境況。本文所說的荒原，基本上即為這一存在境況的隱喻。

小鎮人物

小鎮的荒原性首先表現在它那被成群不孕的婦女填塞的枯燥生活中。她們每天懶懶洋洋，定時去溫泉沐浴，在攝影師掠艷的鏡頭前厚顏地展覽自己的裸體。昆德拉幾乎總是在有意敗壞讀者的艷趣，在他筆下的浴室場景中推出與一般的閱讀期待根本不同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出水芙蓉，有的只是一堆沒有生氣的肉體漂浮在浴池中。沐浴成為煩悶的例行公事，而執行施洗儀式的女護士茹澤娜則名不符實，不安其職。她壓根兒就不想扮演人間的天使，她的舉動更像一個迷途林沼的寧芙(nymph)。她嫉妒、厭惡她的患者，這種女人之間常有的敵意最終迫使她盲目地投入了男人的懷抱。不幸的是，男人對她的愛——無論是弗朗特執着的愛還是克利馬假裝的愛——到頭來反化為同謀，把她推向了死亡的邊緣。

於是，各種陰差陽錯的事件構成了昆德拉小說中常見的錯位現象，在五天之內展開了一連串生與死的爭奪。眾多的丈夫把不孕的妻子送到療養地治療，膽小怕事的克

利馬沒想到會搞大了茹澤娜的肚子。可憐的護士照顧他人早生早養，她自己卻不得不選擇墮胎。繁殖與殺嬰的並置鬧出了一場惱人的喜劇。她被一個男人追獵，同時她又死賴着糾纏另外一個，那個窮追不捨，這個一推再推，兩個拉鋸似的力量一步步扣緊了她脖子上的絞索。就這樣，通過一條無形的謀殺之線，昆德拉順手牽出了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The Farewell Party)中更重要的人物。

表面上看，頗討女人喜歡的小號手克利馬很有魅力，實際上他的處境並不令人羨慕。他絲毫沒有自我奉獻的願望，所以最害怕承擔責任，無論與妻子或情人相處，他都為一種疏離感所困擾。對他來說，性就是聯結兩個陌生肉體的唯一紐帶。至於掛在他口頭的愛情，不過是掩蓋和填補其人格分裂的托辭而已。在他與女人的關係中，性只是赤裸裸的行為，以致他早已喪失了富於激情的慾望。他的妻子也是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與其說她愛自己的丈夫，不如說持久的醋意迫使她一心要把丈夫的身心像物件一樣佔據起來。為了對付丈夫的欺騙，她不惜用偵探的手段，弄得克利馬如同驚弓之鳥。他們的夫婦生活已成了互相的威脅，以致想要建立做愛上的合作都感到很困難。一種行動的癱瘓和孤立感使克利馬常常恍然若失。例如，「他覺得被一種無法抗拒的疲勞抓住。」他躺在愛米蕾身邊，知道非常愛她，但他卻心不在焉，他摸着她的臉，卻感到他們相隔很遠，很遠。」這時候，他竟然產生了與可憐的普魯弗洛克

昆德拉總是在有意敗壞讀者的艷趣，在他筆下的浴室場景中推出與一般的閱讀期待根本不同的東西：並沒有甚麼出水芙蓉，只是一堆沒有生氣的肉體漂浮在浴池中。沐浴成為煩悶的例行公事。

(J. Afred Profrock)相似的感覺：覺得他們的臥榻如一張手術檯。為了讓半死不活的婚姻苟延下去，為了借此證明他觀念中的愛情，他把頻頻的艷遇當作暫時起到療效的輸血。正如他為自己辯解時所說：「隨着每一次新的不忠，我反而越來越愛她了。」結果，對於茹澤娜的渴求，他也僅能支付「疲憊的擁抱」。

一面是克利馬之妻不能生育的事實；一面是他誘勸情人墮胎的努力，兩者的並列突出了愛情與性和生育之間日益加劇的分裂。

醫學倫理失序

醫師斯克雷托儼然在執行使荒原恢復生機的使命，他在這個療養地主治不孕症，為了把「生育從愛情中解放出來」，他力圖用科學給無愛之性賦予新的活力。這位身披白大褂的白日夢者頗以聖徒自詡，實際上他正在進行的實驗是把人工授精技術推向極端的一種生育專政。只有上帝才是萬民唯一的聖父，斯克雷托居然敢憑着技術手段僭越上帝的寶座。他用自己的精液充當回春的靈藥，把它裝入注射器，再按單一的操作程序注入千萬個患者的陰道內。結果，在他的治療下恢復生機的婦女全都生出了長着斯克雷托式大鼻子的孩子。昆德拉真可謂滑稽之雄！請不要把這一虛構的醫學惡作劇視為玩笑，應該進一步看到其中潛在的醫學危機。醫學的發達若不受醫學倫理學的限制，醫術便可能變成顛倒造物的魔

術。它將打起優生學的旗幟，按照複製的程序把大自然無限的豐富性壓進一個標準化的模子。斯克雷托手中的注射器就是一個塑料製的陰莖，它冷冷冰冰，在柔和的燈光下把強姦納入了治療的過程。在純粹用科學的肥料澆沃的荒原上，生的繁榮很可能會變成一場惡夢。

但斯克雷托自有其聳人聽聞的宏旨，他給他的魔術賦予了神聖的意義。他說：「我總在夢想着有一個世界，在那裏一個人將不是生在陌生人中間，而是生在兄弟中間。」這話聽起來倒像是要實現古聖先賢的理想，彷彿醫學的發達最終能創造「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奇蹟。然而，這句古諺與斯克雷托的計劃在語言表層的相似卻產生了辛辣的反諷。原來按照他的意思，「兄弟」一詞有其具體的含義，「兄弟們就是那些至少有一個共同父親或母親的人。」是不是眾多的人群共有一個父親或母親就能兄弟般地相處呢？也許只有在生育烏托邦才會出現那樣的事情。斯克雷托的醫術僅造成了這樣的事實：他的眾多的孩子全都與他素不相識，他們全長着相似的大鼻子，他們之間卻如陌路人。斯克雷托只能想像自己在生物學上的父親身分，而在精神上反倒感到自己是個棄兒。他一直作為父親在別人身上製造生育的奇蹟，到頭來卻不得不給自己認個乾爹。他請求巴特里弗收他為養子，而這位美國佬的妻子剛生下來的兒子正是他手中那枝注射器的產物。現在，斯克雷托終於求得了與眾多的小斯克雷托之一的認同，實現了所謂「生在兄弟們中間」的夢想。在他的面前，

醫學的發達若不受醫學倫理學的限制，醫術便可能變成顛倒造物的魔術。它將打起優生學的旗幟，按照複製的程序把大自然無限的豐富性壓進一個標準化的模子。

法律上的弟弟與血緣上的兒子在一個大鼻子小孩的身上合二而一了。通過這一不倫不類的關係，昆德拉讓我們看到了「存在的一種可能（人與他的世界的關係的可能），並因此讓我們看見了我們是甚麼，我們能幹甚麼。」①

斯克雷托的狂悖妄誕應該對現代人產生警誡，現代人對性革命的誤解和對其成果的濫用業已滋生了許多古怪的現象。事實越來越證明，性革命並不能完全解決必須由人與社會的健全化才能解決的問題。那麼一個人究竟如何才能感到自己不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間，答案是很明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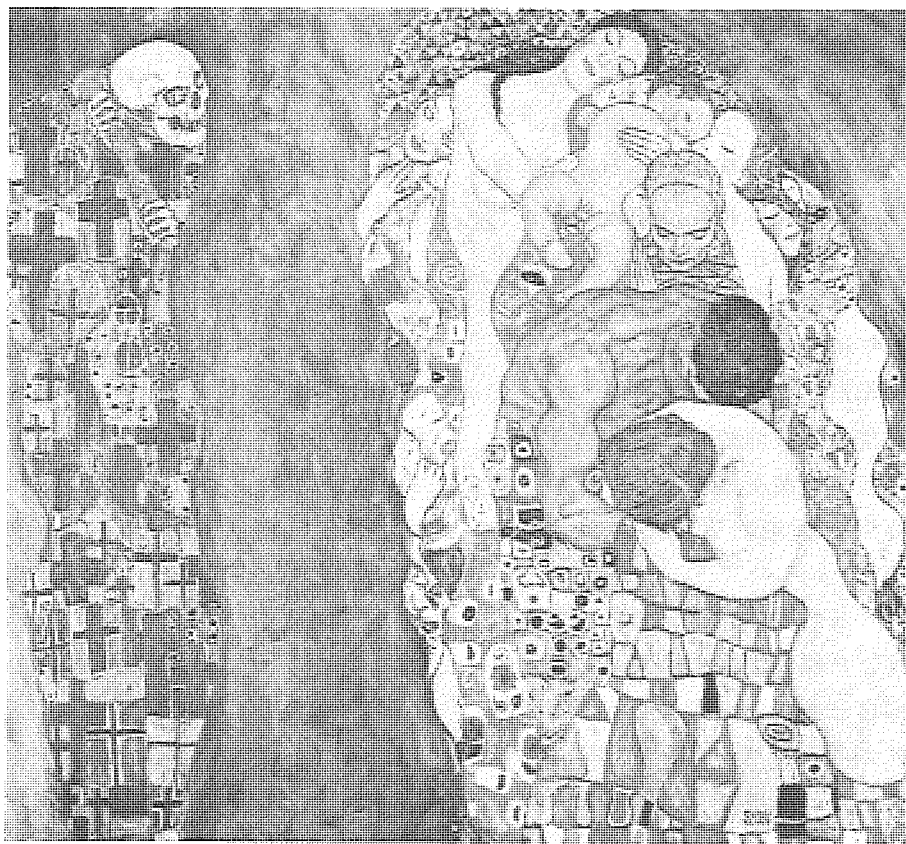
裝在玻璃管內的藥片也很耐人尋味，這片由雅庫布投放的毒藥與管內原有的鎮靜劑同為藍色。這個

不幸的巧合讓我們看到了存在的另一種可能：醫療與殺人之間的模糊分界。過於緊張的現代人已越來越不懂得如何撫慰自己的心靈，他們更少在祈禱中尋求支持，而更多依賴化學的力量：乞靈於麻痺神經的藥物。其實，迷信鎮靜藥與吸毒成癮並無本質的區別，化學作用造成的睡眠也可以被理解為暫時的死亡。這樣看來，依靠鎮靜藥安睡的茹澤娜早已開始飲鴆止渴了。她的死是自殺還是他殺，幾乎很難完全說清楚。

善惡二律的詭秘

與滑稽的斯克雷托不同，投毒者雅庫布頗顯示出悲愴的崇高。他

斯克雷托的狂悖妄誕應該對現代人產生警誡，現代人對性革命的誤解和對其成果的濫用業已滋生了許多古怪的現象。事實越來越證明，性革命並不能完全解決必須由人與社會的健全化才能解決的問題。



早年狂熱地參加了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也信仰過推翻舊世界的正義理論，不幸他為之獻身的革命後來也沒有放過他。「歷史時常使人們面臨某種無法抵抗的壓力和圈套。」曾幾何時，雅庫布自己也成了革命的敵人，差點在他早先的革命同志手中斷送了性命。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逐漸看清了那偉大的事業中有許多殘忍和不義，如今他終於獲准離開這個危險的國家，特意來小鎮上與朋友和故土告別，也向過去的怨恨和痛苦告別。

雅庫布的某些態度似乎傳達了昆德拉自己的觀點：強調超越狹隘的政治立場去批判政治災難。他認為，不應該把極權政治的暴政僅歸罪於某些個別的迫害者，從根本上講，整個社會的不人道乃是政治毒化了人心的結果。因此他宣佈：「那些受害者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他深深地鄙夷群氓，又欲泯沒怨恨，原諒他們的自相殘殺。有一個同志曾以革命的名義宣判他有罪，後來此人又被其他同志送上了絞架。雅庫布出獄後並沒有報復死者受株連的女兒，反而收留了她，做了她的監護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即為向她告別。歷史留下的憎恨並沒有淹沒他的同情心，他不願意把怨毒發洩在無辜者身上。他想用他對奧爾迦的父愛洗刷心頭的私憤。

我們並不懷疑雅庫布的寬容精神，一個人只要能通過施惠他人擺脫自己的孤立處境，他就是在做向善的努力。但這只是雅庫布的一面，確切地說，只是他想像中的自己的一面，實際上他還有與此完全

不同的一面。在一個「上帝已死」的世界中，人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而這正是昆德拉所勘探的存在：「存在並不是已經發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場所，是一切人可以成為的，一切人能夠的。」^②政治的毒化畢竟在雅庫布身上留下了許多陰暗的東西，當他以善自勉時，心裏卻念念不忘人性中有着基本的惡。由於他完全漠視生育着的同胞，所以他與斯克雷托正好相反：不但不讚賞生育，而且要求「把愛情從生育中解放出來」。在斯克雷托吹噓其生育計劃，巴特里弗因身為人父而興高采烈之際，他長篇大論，對做父親的各個方面表現了十足的厭惡。從他那儼然要剝奪凡夫俗子生育之權的口氣不難窺測出某種恐怖的傾向：有朝一日生育控制也許會被用於純化道德和剷除敗類！此外，雅庫布還宣揚一種生物唯美主義，他厭惡生育的另一個理由是嫌惡它破壞了女性的美。在他看來，僅就考慮到照顧男人的審美趣味而言，女人也應該放棄生育的打算。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寄予父愛的奧爾迦卻是個醜小鴨，面對她的挑逗，他始終感到興味索然。這個奧爾迦頗有點刁鑽古怪，她放肆，故意偏離強加的觀念，從不讚美崇高的事物，似乎只有貶低了那一切才能給她帶來樂趣。雅庫布的父愛不斷使這個少女想作為女人而被他人另眼看待的野心受到挫折，於是她故意撩撥那父愛的尊容，公然用妓女般的厚顏把雅庫布拖入了肉慾的泥坑。

昆德拉在小說中的性描寫幾乎全採取了非浪漫化的處理，他既不

昆德拉認為，不應該把極權政治的暴政僅歸罪於某些個別的迫害者，從根本上講，整個社會的不人道乃是政治毒化了人心的結果。因此他宣佈：「那些受害者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

屑於渲染色情，也不願意炮製平庸的詩意，他更喜歡描繪性愛的漫畫。他的目的顯然是消解文學的愛情神話，讓我們從局外一瞥在一起做赤裸遊戲的男女顯得多麼可笑。彷彿是一幅超現實主義的繪畫，初嘗禁果的奧爾迦在父愛崩潰的雅庫布懷裏慢慢顯出了原形：「一個細瘦顫動的花莖般的身軀，頂上一朵大花球似的腦袋。」對於想用父愛超渡自己的雅庫布來說，這個笨拙的合歡之夜不啻為一次地獄的考驗。現在，作為觀念形態的愛在雅庫布的心中萎縮了，奧爾迦的搗亂獲得了勝利。她終於通過把自己丟給一個她敬慕過的男人而掙脫了他的陰影，從此她再也不依戀他了。

讓我們繼續考察雅庫布的真實面目。這位往日的共產黨人並沒有意識到，當他竭力抖掉舊生活的積塵時，一種隱秘的怨毒已在無意識的某個角落凝聚起來。那片藍色的毒藥豈不就是物化了的憎恨結晶？他此行的另一個目的便是把當年準備用來自殺的毒藥歸還給它的製造者斯克雷托，以便在出國之前把舊賬一筆勾銷。然而，歸還的儀式並未完成，或者說歸還只是藉口，尋找投毒的機會才是真正的動機，結果就在茹澤娜身上找到了機會。投毒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象徵性的行動，它就是怨毒的發洩，是對迫害者及其幫兇施加懲罰。現在，雅庫布在茹澤娜裝鎮靜藥的玻璃管裏找到了罅隙，於是就把「他過去的全部生活，他對人們的全部憎惡都容納進去，從而獲得了平衡」。謀殺似乎被他賦予了除惡的意義。然而，上帝並沒有賜予任何人懲罰他

人的權利，所以耶穌反對眾人用石頭砸死一個犯姦淫罪的女人。受害者固然有其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的一面，但一個人若把雅庫布的理論推到極端，並認為自己有權懲罰更壞的人，他就有墮落為迫害者的危險。任何人不管憑着多麼崇高的理由蔑視同胞的不義，他都沒有資格自封為手提鞭子的超人。拉斯柯爾尼科夫為正義的目的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妖婆，事後尚且恐懼不安，雅庫布毒死了可愛的女護士，竟毫無負罪之感。究其原因，就在於前者不認為個人有權懲罰他人，而後者卻堅信自己可以這樣去做。顯然，對於往昔的經歷，雅庫布不過略有反省而已，但他本性難移，他畢竟來自革命的陣營，迫害者的狂妄依然在他的身上作祟。同樣是背井離鄉，薩特筆下的希臘英雄厄瑞斯特斯(Orestes)把光明與解放留給了阿爾果斯城的同胞，他以自身的受難帶走了復仇女神的成群蒼蠅，悲壯地走向天涯海角。雅庫布卻是一個逃犯，他像傾倒垃圾一樣把仇恨膽怯地丟在祖國的土地上，自己卻輕鬆地奔向了遠方。他通過毒害他人而解了自己身上的毒。

上述的人物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瘋狂氣味，獨有巴特里弗與他們和而不同，他游弋於他們之間，殷勤招待一切來客，始終只是一個友好的幫閒者。他喜歡用風趣的口吻談論神聖的事物，常常在不着邊際的閒談中散佈關於愛的話語。隨着存在的維度的變化，他總是從容地調整着某種始終不變的東西。每當故事中潛伏的殺機發展到緊張的關頭，他的介入總是帶來緩衝，儘管

昆德拉在小說中的性描寫幾乎全採取了非浪漫化的處理，他既不屑於渲染色情，也不願意炮製平庸的詩意，他更喜歡描繪性愛的漫畫。目的是讓我們從局外一瞥在一起做赤裸遊戲的男女顯得多麼可笑。

他最終沒有阻止不幸事件的發生，但他的出現畢竟使事情變得好了一些。例如，聽到雅庫布為希律王的屠殺大作翻案文章，他立即強調指出，幸存下來的基督長大後教人們彼此相愛。又如，奧爾迦按照學校灌輸的觀點指責修道士的生活方式，他便以古代聖徒的故事為例，肯定他們渴望被世人讚美的熱情。正是通過這一切，昆德拉讓我們看到了基督教在當代復興的困難，以及它對荒原世界的無能為力。樂觀的巴特里弗年老而多病，他的熱情掩蓋不了他的衰弱。茹澤娜與他結束了小夜曲般的合歡，忽然看見了「他青筋畢露的小腿」，「他的灰色鬚髮很稀疏，頭皮已經露了出來。」但她對此並不在乎，反而由於他的老態得到了安慰。荒涼的青春在蒼老的溫情中暫時得到了滋潤，儘管她行將萎謝。

昆德拉一再強調，他的人物是為揭示存在的可能性而虛構出來的，是「一個實驗的自我」，是為引起疑問而推上前台的。

餘 論

要按照現實主義的典型論理解昆德拉的小說，可能會認為那些故事既不合邏輯，也不道德。這當然是對昆德拉的誤解。他一再強調，他的人物是為揭示存在的可能虛構出來的，是「一個實驗的自我」，是為引起疑問而推上前台的。因此，他的小說不講究傳統的敘事性，而追求反抒情的詩意，只勾畫輪廓，不細描枝節。同時，他還有意把隨筆性的議論、哲理的探討、荒唐而又寓意微妙的夢境拉扯到小說的敘事中，形成了一種綜合性的雜交文體。他更關注情緒的捕捉，思想的

抽繹，其目的在於滿足現代讀者對想像和夢想的渴求，故無意再現社會的歷史。

在一次講演中，昆德拉曾提到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他接着又說：「小說藝術就是上帝笑聲的回響。」由此可見，他不主張小說家從預定的觀念出發編故事或刻意給作品塞進一個主題。自然，他的小說也不會給任何既定的批評模式和死摳字眼的讀解提供方便。試圖對他的作品進行闡釋，無異讓自己面對新的挑戰。本文所做的便是這樣的嘗試，即探討一種與他的小說敘事相應的批評文體，通過改寫和重構小說的某些方面，把個人的閱讀反應提升到再創作的層面上。只能說它僅有助於讀者對這本小說的理解，絕不能說這就是確切的注釋。

真不知道我在此一思索，會不會也引得昆德拉在一邊發起笑來？

註釋

①② 昆德拉：〈小說家是存在的勘探者〉，《文藝報》（1989年1月7日）。

康正果 1944年生於西安，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現在西安交通大學任教。著有《風騷與艷情》、《女權主義與文學》等書，與他人合譯有《第二性》全譯本。